

# 殘室

紅色羊水中的十三個月亮

## 人物

作家 飾 殺手、攝影師、醫生、神父、囚犯、男演員、警探

女演員 飾 女人、化妝師、女病人、女罪犯、女攝影師、女囚犯、  
女歌者、女獄員、女殺手

## 一、血色人們的六隻翅膀／潮濕的殘室

地下室，作家的住處。

女演員 不要再騙我了。

作家 你未免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女演員 這是我活下來的唯一方法。來，告訴我，今天晚上我是誰？

作家 誰都不是。

女演員 你不能這麼做。你答應過我，你不能……你絕對……絕對不會……

作家 太有趣了……隨便一句話妳就跳支舞、唱首歌，妳是我的愛人。我喜歡這種感覺，哪天我要妳身上流出一攤黑色的血，妳會不會想盡辦法把它們染成黑色？妳一定會。因為這是妳的角色設定，妳出生前就已經寫好劇本、填上歌詞。妳以為一切都是偶然的、哪來宿命這種說法？妳未免太過浪漫。這種人很快就會死，他們很容易被操偶師玩膩。

女演員 你不是我的父親。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是。

作家 妳真的這樣想？妳的左手為什麼又在抖？這是我給妳的設定，妳說謊的時候一定要配上抖動的左手。其實我不在意，左手右手有什麼分別？不過因為我自己是個左撇子，我自然順便把妳設計成一個習慣用左手的女人，妳改不掉。就算花十年、二十年，就算妳砍掉它，妳永遠會是個習慣用左手的女人。

女演員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你真以為那隻筆能創造些什麼，造物主、上帝、還是上帝的上帝？我知道你所有秘密，這是你最大的錯誤。

作家 我故意的。我喜歡一個知己、一個那麼漂亮、又不會漂亮過頭的女人。這種女人不會引起我的性慾，無論我愛的是男人還是女人，我不能預測自己未來的情感，但該預防的可不能過度放縱。否則這些苦心經營的樂

趣，太容易被下半身給搗亂、毀了。

女演員 那我接下來想唱的這首歌呢？這一定是你最喜歡的歌，不論你用什麼姿勢否認……別傻了……我常常臨時改變心情，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我知道一個秘密，一個你永遠不敢面對的秘密，你要我說出口嗎？輕輕滑出那些字、那些詞、那個句子……如果我真的說出口，你能保證自己不會徹底瘋癲？噢，你開始抖了？用不著擺出那種拙劣的無所謂的姿態和語氣……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你要我可憐你嗎？我可以。絕對可以。大可不必求我，我不是你。不需要過多的愛撫和氣息。怎麼？你想要？那麼好吧，今天晚上我是你的了……我一直都是你的……這雙鞋、這對眼睛、這對乳房……都照你要的來設計。不是嗎？別客氣，盡情享用。我是一隻白色的、黑色的、金色的貓，還是你喜歡灰色的、綠眼睛的？害羞什麼？你又換了角色？現在是什麼情境？處男嗎？真的，你演的挺好的……我差一點就認不出你來……來吧，唱首歌……你會喜歡的……

**作家哼著歌。哼了兩句即放棄、女演員接著哼著。**

作家 我殺了妳……

女演員 你沒有。還是你終於下得了手？要不要先來個吻？甜蜜的、像羊水那樣……

作家 我寫了妳、我寫出妳……但是妳的臉一片模糊。那些照片、那些眼睛、那些耳朵、鼻子、嘴唇太多……嘴唇該割掉一些……

女演員 你捨不得……這是一齣悲劇？你未免太蠢。你不夠俊美、你不是水仙少年……你以為自己是。你以為可以……用寫的……把自己寫成一個美男子，鏡子裡的那個人不過是一個殘像。你很清楚。破了、缺了……從一開始就不對勁……你說不出口，甚至張不了口。

作家 啊.....

女演員 沒有聲音.....絕對沒有.....

作家 我知道了.....我是一個新的作者，一個從來沒生出過的作者。我註定失敗，因為我來自未來。很多年後.....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逃回來這裡.....我以為可以躲著。可是我錯了.....無論在哪個異次元，我都不成立.....我只能在縫隙裡呼吸.....張大肺泡、像個小偷.....不，我從來不偷東西.....我是個殺人犯.....我殺了誰？他們知道是我下的手.....他們會認出我.....很多年後.....

女演員 真有自信.....這是你的第一個徵狀。你以為未來是什麼樣的？未免太過天真.....你看不到的.....你以為自己看到.....不要再騙自己了.....你也是一只木偶，只不過是個作家.....算得了什麼？你是被設定好的.....

作家 不！我是天生的！是她生下我！我記得！我什麼都記得！剛才唱的那首歌.....那是我在水裡哼給自己聽的.....我是個偵探，那是我從上輩子偷偷帶著的線索、唯一的線索.....我把它打進我的腦子裡。還沒出生，我就知道這首歌.....那是我給自己的禮物.....我不會錯的.....我不會、我不會、我不會、我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記得、記得、記得、記得、記得、記得.....

女演員 把手上的血舔乾淨。他們會發現的。

作家 他們在這兒.....他們到處在.....我聽見了、我看見了.....1980 年的那場電影、1997 年的集體暴動、2039 年的世紀醜聞.....我長出了翅膀、六雙翅膀，黑色的、混著金灰色的翅膀.....我是個拳擊手，我戴上鮮紅色手套，我／

女演員 你是我的孩子。

作家 孩子.....我是嗎？我是一個孩子？一個有翅膀的孩子，我是一只蝙蝠嗎？我是.....

女演員 聽！手風琴……你會記得這個聲音！答應我……這次我終於留下什麼了……

作家 騙子！騙子！騙子！你瘋了！妳以為輕聲細語、溫柔呢喃，就騙得過所有人？這次不會上當了！我醒了！妳不知道我徹底醒了……我是另一個人……換了一張臉、一副身體、一副靈魂……我換了好多副靈魂……叫吧、哭吧、笑吧……我都／

女演員 你這白癡！我真後悔生下你！

作家 不對、不對、這不是……我不是這樣寫的……妳應該說另一句話、應該轉過來、妳應該……哼！妳不是她！差這麼一點……演技真高明……怎麼會留下這種破綻？妳故意的？妳不小心的。妳不是那種女人。

女演員 你贏了。那又怎麼樣？這不過是開場，算不了什麼……你有種繼續下去嗎？

作家 來吧！想盡辦法擋住我的路！啊……空氣真好！就算這是間殘室……

女演員 火要燒起來了……不會的……這裡太潮溼，只有不停動作，才能不想任何事情……不是嗎？

作家 妳這小偷……抱著我，我要聽那首歌……再唱一次、最後一次……我要……

**女演員輕哼著。**

## **二、候機室裡的陌生人／三流殺手**

**機場內，聲響嘈雜。**

殺手 昨天晚上我沒睡.....我等了很久。我以為自己睡得著。不對，我知道自己一定整夜醒著。我要他們給我一點安眠藥，他們當然不肯。這是個玩笑話。不好笑？當然。一般人都很認真，尤其是陌生人。不可能在第一次見面就掏心掏肺、講笑話？笑話！我不是一個隨便的男人，看我的外套就知道。妳不信？妳當然不信。我盡量不笑出來。今天晚上我會見到完整的月亮。十五號，不是嗎？無所謂.....妳等了很久？

女人 你認錯人了。

殺手 是嗎？我還以為.....真是不好意思。我太久沒和女人說話，連身分都沒搞清楚就.....

女人 幸好你沒洩露什麼秘密。

殺手 真幽默.....妳是一個女人？另一個玩笑，我失敗了。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們像電影裡的那些人一樣，下一個場景跳到旅館房間裡，一個人在床邊套上衣服、另一個從浴室裡走出來，那就太理所當然了。不過我沒有這種習慣。

女人 我不會喜歡你的，不用浪費時間.....你已經錯過班機了.....

殺手 這張票已經作廢。

女人 真危險.....你一定是個危險的男人。不過我對你的過去沒有興趣，你和他們一樣，不過是幾億個男人裡的其中一個。除了長得好看一點，沒什麼能特別吸引女人的，不是嗎？

殺手 看來這張臉對妳沒有效.....真可惜。我喜歡妳的聲音。臉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但是聲音很好。不是那種典型的自以為仗著漂亮臉蛋、就順勢嬌媚的聲音.....該怎麼說.....像某種哺乳類動物，但是我一時想不起像什麼.....我記憶力不好。那是什麼？

女人 不關你的事。

殺手 妳太不小心了.....沒有行李.....妳在等誰？買了機票卻不打算登機？還沒決定目的地？已經晚了，妳等了很久？最後一班要飛走了.....

女人 你真好奇。你呢？那張假機票用來做什麼？它沒有過期，你隨時可以換一張。但是你留著它。爲什麼？其實你根本不想起飛，那是一張藏著秘密的紙。你在等一個人、一個女人，你從來沒見過她。可能你是一個殺手、一個三流殺手，被組織耍了還不知道、傻傻地等、不停看錶。我跟你打賭，那女人不會來了。她不是蒸發了、也沒有被殺。打從一開始她就沒有現身的意思，這種情況很常見。

殺手 想像力真豐富。

女人 就當我是那個女人好了……如果我是她，你會對我說什麼？一定不會是剛才那整套廢話。你敢嗎？

殺手 妳已經愛上我了……

女人 真蠢……

殺手 我錯了嗎？告訴我，如果／

女人 ／告訴我那個秘密。我可能會跟你走。如果你敢的話。

殺手 我不是故意拖延，我不是那種男人。妳應該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想一想，莫名其妙碰見一個陌生女人，就向你要起你可能想帶進墳墓裡去的秘密……簡直不可思議……

女人 認輸了？

殺手 妳是她？

女人 你覺得呢？不要白費心機了。就算我是，也不會對你表明身分的。很可能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我只不過想在你死前玩弄一下你的感情，像是拿一塊生肉在你眼前晃啊晃的……假設你是狗、或其他什麼的動物……怎麼，你不喜歡狗？……貓呢？一個喜歡貓的男人？太過分了……我竟然碰到一個喜歡貓的男人？他喜歡的是女人？……我知道了。

殺手 笑什麼？妳敢說妳對動物、任何動物沒有感情嗎？噢，我差點忘了！妳很可能是他們派來的……就像妳說的「一個冷血殺手」……準備做掉我



這三流殺手。恭喜妳，這真有趣。妳常玩這種遊戲嗎？妳的生活一定多姿多采.....已經不流行這種說法了？真抱歉，我脫離現實人生已經太久.....

女人 這是你的伎倆？你在試探我會不會上鉤？我瞬間變成一條魚了？

殺手 這得問他們。

女人 對我這張臉這麼有信心？

殺手 這麼快就忘了？

女人 我的聲音.....

**機場廣播聲響起，最後一班飛機即將起飛。**

殺手、女人 她／他不會來了。

殺手 這種晚上.....沒有人會想出門。

女人 下雨了.....

殺手 今年冬天第一場雨？

女人 別傻了，雨從來沒停過.....

殺手 我知道。

女人 賭一把？

殺手 妳敢嗎？

女人 穿上大衣吧.....那究竟是什麼？

殺手 一封遺書。

女人 真好。

**影像出：兩人彷彿身在雲端。**

### 三、來自未來的閃爍光影

酒吧內，攝影師戴著一副墨鏡。

化妝師 今天晚上沒有月亮……氣象報告從來不準，完全不能參考。可能性太多，他們告訴你會下雨，一定是個晴天。頂多滿天烏雲、一副作勢要下傾盆大雨的樣子，但你知道是假的。所有人都知道。你只能接受。你沒有別的辦法。雨天晴天陰天有什麼差別？你心裡這樣想？我希望你沒有，否則就太蠢了。你看起來不像那種男人，那種會在意天氣的男人。你是嗎？不，留著吧。

攝影師 我們見過？沒有，我很確定。如果有我會記得。我喜歡妳的鼻子，窄的、不特別高聳……天生的？我相信。

化妝師 這裡太暗。我懷疑你看得清楚。你覺得這鼻子很眼熟？

攝影師 不。就是因為完全沒有印象，所以我覺得有趣。我以為我看過世界上所有的鼻子？

化妝師 我已經 28 歲，這副鼻子早就固定下來。我不想換。我和它處得很好。我相信。倒是你，不怕迷路嗎？

攝影師 巷子很黑，不過我喜歡危險。不能白白浪費沒有月亮的晚上。

化妝師 真浪漫……你是個詩人？還是寫小說的？

攝影師 我對那種事情沒有興趣。

化妝師 喜歡照相的男人。

攝影師 介意嗎？

化妝師 你開心就好。

攝影師為化妝師照相，光影閃爍。

攝影師 妳很奇怪。

化妝師 我知道。我從來就不上相。

攝影師 妳很了解自己。

化妝師 這是我化妝的原因。所有女人都一樣.....每天早上醒來，看著鏡子裡的陌生人，她們慢慢向她們告別。眼睛、皮膚、睫毛、嘴唇.....換個顏色、扭曲線條，儀式完成後她們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那個女人。但她們不滿意，永遠不。眼尾下垂、向上鉤著.....唇型不美，那就抹成另一副.....血紅色、黑色、綠色、紫色.....看當天的需要。我說謊。我和她們不一樣。

攝影師 沒有女人是一樣的。

化妝師 你真了解我們。有沒有人說你像條蛇？

攝影師 妳是第一個看出來的。

化妝師 你喜歡這副面具嗎？

**燈光忽大亮、又暗，數次。他們閉上眼閃避亮光。**

化妝師／攝影師 Shit !

**情境轉變。**

攝影師 是妳？

化妝師 你記得我.....我真幸福。這張臉，我自己都忘了瞳孔的顏色.....黑的、灰的、綠的、紅的，還是藍的？

攝影師 我燒了那地方.....我以為.....怎麼.....這是什麼玩笑.....妳這小丑！  
妳是假的！假的！一定是.....不可能.....不對.....這.....

化妝師 你覺得奇怪？這竟然沒變成一則新聞？你等了很久？很多年。逃了多久？換了幾個身分？你的臉。你沒有換臉，你留下線索，他們卻沒興趣。很沮喪、失落，像再一次被我拋棄、丟了，像個垃圾。你流血了？我不知道你這麼脆弱，像塊沾滿灰塵的玻璃。這塊玻璃現在碎了……我希望沒有。你看得見嗎？你站在沙漠裡，等一場雨。你等不到的，你明知等不到……

攝影師 那些城市，那些新的、舊的臉……我在很多女人身上找妳的氣味……我失敗了……我以為同一款香水就該有一樣的香味……我錯了……妳是一具浮屍，妳應該是！怎麼不是？

化妝師 一具被火燒乾的浮屍？

攝影師 一場大雨……接著一場大雨……一個小時後……我的推理沒錯、照理應該沒錯……一開始換了名字，拿出另一本護照……我走過去……他們對我微笑……我坐著那裏，只有我一個男人……真可笑……我竟然注意這種事情……難道妳沒成為浮屍？這不可能……

化妝師 你很失望？你應該失望。但你的想像力用錯地方，脫軌了。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攝影師 妳已經死了？……妳死了！妳必須死！妳不能活著！

化妝師 你說我死了，我就死……來，抬起頭來，我想看看你的眉毛……更濃了……我沒有忘記你從來沒有。我捨不得。

攝影師 妳從來沒愛過誰……妳是個魔鬼……吸血鬼……昨天晚上妳在我的夢裡現身，那是妳？我確定。或許、或許、或許……不！我很確定。妳在哪裡？給我一個舊的微笑？閉上眼睛，妳和她們一樣。都一樣。

化妝師 我昏過去了……我去了一個地方，很亮、很亂……他們在那裡，都在。有孩子、缺了一只手臂的老人、各種顏色的……我很喜歡那地方，他們沒有嘴，不需要。笑著，一個命中註定的去處。我死了嗎？我問自己。我死了嗎？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呼吸……不過是個神話、一個夢？

攝影師 妳設計好的？妳早知道結局？妳故意的？可怕的女人……

化妝師 你的角色是殺手？一個替天行道的劊子手？我不確定。玩偶？傀儡？心甘情願的？這一切太浪漫。

攝影師 妳一直記得我的聲音……我聽不見自己的話，現在、過去……從那時候開始。我扮成一個聾子，假的、演技拙劣的聾子。沒有人看出來。他們以為我用腹語術，我沒有。我有嗎？我學過腹語術？小時候？還是出生之前？我是什麼動物呢？動物……我的聲音正常、語調平靜，就算在戰場上。他們以為我是一個天生的狙擊手？我趴著。在廢墟裡。誰在唱歌？那是什麼曲調？某個小國的鄉間民謠？妳想起什麼？這些該死的鄉愁。妳的鄉愁在哪裡？妳醉了，用不著假裝。那眼神我見過。沒有故鄉的女人……

化妝師 閉嘴！你瘋了！

攝影師 我開始用這種語氣和妳說話。我瘋了？我很清楚。一個理智清明的瘋子。這不是很性感嗎？配上我這張臉。來點音樂！我有攬鏡自照的欲望……那麼強烈！就算缺了點什麼，我不在意，我成功了……

化妝師 一把槍。

攝影師 槍？有這個必要嗎？悲劇？老掉牙了！在眼眶打轉的眼淚，一定不能輕易流下……否則就太煽情了，不是嗎？失敗的演員、一群瘋子……

化妝師 來……

攝影師 不！妳不能！我不准妳這麼做！拿來！妳這小偷！小偷！

化妝師 笑吧！

**化妝師為攝影師照了一張相。**

#### 四、廉價旅館內的演出

女人於廉價旅館的廁所內嘔吐，殺手坐在床上看著電視。

殺手 結局。他們死了。

女人 槍呢？

殺手 在車站的置物櫃裡。

女人 我早猜到了。這電影真爛。

殺手 他故意的。他把線索藏在別的作品裡，一個奇怪的習慣。

女人 自大狂。沒有人會看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他自己。這種男人永遠不會長大，不管三十歲、五十歲，就算活到九十……他不過是個孩子。

殺手 所有男人都一樣。這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女人 蠢貨。

殺手 妳姓衛？

女人 昨天是。

殺手 （護照）過期了？真是可惜。

女人 可惜？你是那種戀舊的男人？演技真差。

殺手 妳的臉……

女人 簡單的伎倆，你想活下去就得不斷變臉。需要我教你嗎？

某歌曲自電視傳出，男人輕舞著。

兩人共舞。

殺手 玩個遊戲？

女人 我知道你想做什麼.....

殺手 讀心術？真浪漫。

女人 攝影師。

殺手 黑白還是彩色？

女人 你開心就好。

殺手 化粧師。

女人 真有創意.....但我沒演過這種角色。

殺手 當作挑戰？

女人 如果我輸了？

殺手 妳不會的。妳捨得輸嗎？

女人 通常我演的是女演員。

殺手 那就變一下，妳是個只為自己化粧的女演員。

女人 真殘酷.....我接受。

殺手 1980 年的冬天，妳發現自己懷孕了.....

**女人已開始演。**

女人 我沒有。

殺手 妳不喜歡？

女人 我沒有。

殺手 妳說。

女人 我不想被他綁住.....我才十八歲，他不應該出現。這和我的劇本不一樣，我拒絕演這個角色。

殺手 妳一定會後悔。我已經聽見那些聲音。妳站在那張小小的照片前.....連照片都是假的.....

女人 閉嘴！那是真的！他爲我們照的，我們兩個！我們三個！

殺手 如果妳開心……燒了它（底片）。這是唯一一捲，這次是真的。

女人 我累了……

殺手 我幫不了妳。

女人 陪我一下。

殺手 最後一次。

女人 我不應該和你來這旅館……我很清楚……永遠都是兩個人……眼睛不像、眉毛不像……就算換了一張臉，聲音也是假的……2003年的夏天，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嗎？我有預感，那時候你出生了嗎？你、你、還是你？我想離開這裡……我不會回來了……

殺手 祝妳好運。

女人 都是假的……

**敲門聲。**

女人 三、二、一。

**燈急收，強烈閃光不斷閃爍。**

## **五、陌生人的獨奏曲／只有一次機會**

**病房中。**



女病人 我看不見。

醫生 我知道。

女病人 我們見過？我認得你的聲音，別裝了……你的腔調，我聽一次就記得。  
那天晚上下雨，你穿一件灰色的大衣，沒有傘。你在等誰？一定是個女人……這不關我的事。

醫生 三天沒睡。這很正常。不過我不像他們，我從來不用那些東西……你沒有家人？

女病人 多久了？

醫生 整整三十天。

女病人 我以為昨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像個嬰兒……那姿勢太奇怪，讓我想起什麼……我聽見他們……不，不只這樣……我的眼光穿透上眼皮……他們動著，像在跳舞……我成了一個觀眾，用那姿勢看一場華麗的紅色演出……一些殘像閃著，他們笑、他們哭、他們吼叫……沒有人吼叫，我記錯了。我從哪裡聽來的。像群孩子。長著鬍子、抹上香水、戴起假髮的孩子……噢，沒有其他意思，我不是那種人……我覺得很溫暖……冬天的夜裡，我用自己的血為自己化妝。

醫生 真幸運。

女病人 你誤會了……我不是那種喜歡打探陌生人隱私的女人，不過我們已經相處了一個月，你還堅持戴著面具？你不是這種人，我聽得出來……你到底在害怕什麼？

醫生 一首獨奏曲……我彈了整整一個晚上，很奇怪，我沒有哭。剛到家、我上樓、鎖上房門、坐下、打開琴蓋，我坐了多久？我很清楚。我的節奏感很好，他們說這是天生的。五個小時二十八分零七秒後……壓下第一個白色琴鍵，高音 C……

女病人 啊……真危險……殺了我，你會嗎？……用不著你動手，那群死神會執行他們的任務，世界上最幸運的工作，絕對的黑色幽默……你的對手真

強大，他們穿著黑色斗篷？沒有五官？還是一群小丑？俊美的男人？

醫生 妳呢？那個不堪的過去是什麼？

女病人 你超線了。

醫生 是嗎？沒有身分的女人、一張連警方都分辨不出真假的證件，妳騙過了他們……前兩個禮拜，還有幾個菜鳥天天來報到，表面上想查出「那個危險女人」的真實身分，說穿了是為妳這張臉……妳想跨過邊界？那個男人是誰？

女病人 想像力真豐富。

醫生 我只是個醫生。如果幸運的話，我應該當個作家，但是我沒有那種天份。我只是一個穿上白袍、拿著幾把刀子的高級技術人員。

女病人 一個孩子……天真的孩子？我懷疑。

醫生 我穿上她的衣服，站在鏡子前。我就是她。她看自己的眼神……陌生人。她說總有一天要離開這裡，她沒有。第一次／

女病人 我渴了……我以為這水會有藥味。

醫生 怎麼？妳／

女病人 我痛恨醫院，急診室、病房、產房……我在電梯裡、走道上……我不是我……你在哪一家醫院出生的？

醫生 家裏。一個小破房子。我在那房間住了七年，試著想起那天上午的光線，我記得一清二楚……妳不信？有些事情你永遠不會忘記，對我來說，這是第一件。

女病人 你知道我在那裡……三個小時後，我知道你已經死了……你必須死，否則我怎麼演下去？一個沒有對手的殺手？這不可能。我要你親口說……

醫生 他開了槍，我甚至來不及閉上眼睛……沒有人來得及……我知道這次沒有其他可能性，完全沒有……我聽見妳的聲音……

女病人 真好聽。我喜歡你說謊的聲音。可惜我們認識太久。我是世界上唯一聽得見的女人？我從來就不在意，這次是真的，你幾乎聽不見那些抖

動.....外面下雨了.....真好，和我想的一樣。

醫生 我留著妳的衣服、妳的菸、妳的鞋子.....那個菸灰缸積了灰塵，我沒有洗.....

女病人 我真幸運.....

醫生 我留了一張信紙、告訴他們一些例行公事.....我們有機會再見嗎？

女病人 你問錯人了，那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以為自己能掌握什麼，以為.....

醫生 誰不是？他們告訴自己：總該留下什麼？有時候來不及、有時候太赤裸、有時候只剩下一只老舊的破皮箱.....

女病人 你開了？只有你知道密碼，你知道只有那組密碼有效，只有一次機會。裡面的東西還在？

醫生 我把它們、連著皮箱鎖進另一個箱子裡.....

女病人 真是多此一舉.....

醫生 我承認.....不過凡事總是小心得好.....妳比我清楚.....永遠不能大意.....陌生人的好奇心，就算你以為自己相信／

女病人 我應該睡了.....

醫生 我會輕輕地.....上次我辦不到，沒料到有這個機會.....我每天晚上練習.....原來爲了今天。

女病人 把她的衣服帶來，親手爲我穿上。至少這個你做得到。你不是個浪漫詩人嗎？用不著化妝。這張臉塗過太多顏色，我累了.....

醫生 姊姊.....

女病人 來，陪我跳支舞。

**醫生與女病人輕舞。**

女病人 你愛上我了.....

鋼琴獨奏曲流洩。

## 六、罪犯的操縱與冷眼旁觀

告解室。

女罪犯 這裡變了。我幾乎以為走錯地方。要不是路口那站牌還沒拆掉，我就要掉頭走了。我知道我不能，這是我唯一的去處。我想去的地方。就算舊的木頭全拆了，那些積了五十年的氣味還賴著不走，它們捨不得走。我吸的第一口氣，就是它們。你在這裡多久了？

神父 三十年。

女罪犯 正好三十年？你一定是冬天來的，聖誕節過後？

神父 聖誕夜。

女罪犯 兩個禮拜。他們說那天晚上我發高燒，差一點就死了。燒了整整兩天兩夜，換了幾個醫生都沒用。他們已經放棄。但隔天清晨我醒了，我的笑聲吵醒他們。他們給我一些牛奶，我活下來。

神父 註定的……

女罪犯 你中毒太深，以為這世界的一切、甚至你的任何念頭，都來自某種不可知的力量。你們給他一個名字、一副臉孔，然後集體愛上那個虛擬的愛人。真是有心。

神父 妳誤會了，我不是那種人。

女罪犯 那你在這裡做什麼？每個聖誕夜都覺得無聊、就順便穿上袍子、和人們聊聊？

神父 我不能透露我的私事，我們都是他的／

女罪犯 / 僕人？真是心甘情願.....你愛的不是他，每當你祈禱、喝下一杯杯鮮血的時候，你想到的是自己。怎麼？你不打算否認？你自己很清楚，你穿上那件袍子的真正原因。那是一個秘密，你從來沒和任何人分享的秘密。你覺得興奮，因為你告訴自己連他都不知道、你埋起來了.....你躲在鐵網後、以為坐在這裡的每個男男女女都看不見你的五官？別傻了，我連你的心跳聲都一清二楚.....

**她數著、變換節奏。**

女罪犯 我錯了嗎？告訴我、我錯了？.....你在抖？把我當作你的母親，告訴媽媽.....你為什麼這麼安靜？這不像你，你是一個好動的、喜歡大笑的男孩，不是嗎？

神父 我生病了.....以前我看著他們、我以為那眼神那麼浪漫，只要成為狼人或吸血鬼就踏出邁向永恆的第一步.....身體輕盈、不再怕冷、行動快到自己都不可置信.....我要那個女人咬下我的耳朵、她不願意.....我讓她愛上我，幾個晚上我告訴她可笑的、愛的真諦.....輕聲細語.....從來沒有人用這種口氣對她說話.....「就算你是個演員，都好」。過了多久？我醒了。我發狂了。我找不到她。到處是她的氣味、但所有痕跡都被抹掉、絕對乾淨.....那裡，有人燒著什麼.....他們叫著、笑著.....一件紅色的洋裝。我站著、站了多久？

女罪犯 我和她一齊出來的.....我們住在一起多久？我記不得了。

神父 幾年以後，我開始在夜裡出沒。換了一套衣服、戴上手套，我是一個新的男人。

女罪犯 她像我的親生姊姊，幾乎是雙胞胎了。我聽見她的每個念頭，她很清楚.....

神父 那地方很舊、甚至發出腐敗的臭味，但是我不在意。每個禮拜兩次、三次？真好.....

女罪犯 我們輪流。用各種方式、一步步遠離那地方，幾年了？十九年、還是二十七年？

神父 但是我不說話。我的聲音太特別，九公里不算什麼，太容易就穿透。

女罪犯 誰是姐姐？誰是妹妹？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有時忘了雙胞胎的設定，兩個人同時忘了.....

神父 我覺得興奮.....甚至比吸血更有快感.....

女罪犯 那個男人，他叫什麼名字.....我想不起來？怎麼可能？我明明記得.....姓什麼？只要我想起他的姓、就全都記得了.....不可能，他的姓那麼特別.....

神父 有時候運氣很好，像誰說的「要擋都擋不住」。那天我一定會興奮地睡不著.....

女罪犯 從來沒有人發現？

神父 一次都沒有。

女罪犯 不對、不對.....

神父 妳們殺了那個男人？妳們一齊殺了那男人，然後.....

女罪犯 她穿上他的衣服，我告訴她不對、這不對勁.....但她不聽，我們吵了起來。認識多久？從來沒有這樣失控.....一場暴雨.....

神父 那幾天雨下不停。我穿上雨衣，走了多久？

女罪犯 我用力.....用盡全身力氣，把它穿過她的身體.....她看著我、他們看著我.....那男人已經死了.....但是她沒有、還沒.....

神父 我輸了很多.....他們竟然要我的右手？

女罪犯 我開始跑，坐了幾趟車、終於來到這裡。爲什麼？我不清楚.....其實太清楚了，我們說好一齊來這兒受洗.....當年我們一齊受洗的、同一天.....隔了七年，我一進來就聽見那天的所有聲音.....我聽見了.....他

們都是見證人.....

神父 我留下一只戒指，告訴他們我一定會回來。我拿了那幅藏了一百五十年的畫.....

**大雨。**

女罪犯 沒有閃電？真沒幽默感.....

**女罪犯拿出一把手槍。**

神父 殺了我.....

女罪犯 我的子彈不是銀做的。

**神父拿下自己的項鍊，取下子彈。**

女罪犯 我為什麼要幫你？

神父 說吧，妳想要什麼？

女罪犯 爲我施洗。

神父 我很久沒這麼做了，我已經沒資格.....

女罪犯 不，我要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的祝福.....這個你辦得到.....第一次.....

神父 不！我不能！我.....

**神父為女罪犯施洗。**

燈暗、槍響。

## 七、拿著相機的人／虛擬玩具

囚室中。女攝影師為囚犯拍照、閃光燈閃爍。

囚犯 妳不怕？

女攝影師 我忘了。

囚犯 我們應該對調角色。

女攝影師 你太危險了。

囚犯 危險？我沒有槍、沒有子彈、沒有繩子、沒有……什麼都沒有。

女攝影師 你不需要那些。

囚犯 妳真了解我？妳好！心理醫師……請問貴姓？……我沒資格知道？當然，我只是檔案裡的其中一個。我會是第幾號？告訴我。輕輕地……來，到我耳邊……我聽力一向不好，除非跨過那些可笑的、應該劃定的界限，否則妳要怎麼吐出那口氣息？秋天的森林裡就應該濃霧蔓延？我可不喜歡穿著薄紗的女人……時間絕對會留下痕跡、真殘酷？我一點都沒有驕傲的意思。怎麼？這次不錄音嗎？

女攝影師 你這瘋子！

囚犯 那不是我的問題。

女攝影師 你到底是誰？

囚犯 一個瘋子……說不定我喜歡換上女裝、站在鏡子前攬鏡自照。妳沒這樣做過嗎？這不可能。我不能想像一個女人從不照鏡子。一個不照鏡子的女人……



女攝影師 我習慣了。

囚犯 你以為鏡頭後面有個私人的、虛擬的密室？現在正包圍著妳？我看到了。光影閃爍。幾種顏色？肉眼看得見的……幾十萬種？還是只有七彩？很可能我是色盲，這裡看出去的……是一個紅色的女人？妳想看看嗎？透過這雙眼睛？

女攝影師 你逃出去了……這不可思議……怎麼辦到的？有人接應？你挖了條密道？買通哪個守衛？

囚犯 妳沒別的問題好問嗎？妳適合安靜一點。那種絮絮叨叨的形象，和這張臉一點都不合、錯了、對不上了……除了造成困惑，也沒別的功用了。

**女攝影師看著舊照片。**

女攝影師 1980、93、98、2007……你的形象可真多元，你以為自己是演員？

囚犯 我有一個感覺，妳演錯角色了……妳應該是個警察，短髮的、身手俐落的那種。或許妳是？不，我很確定，妳只是一個普通女人，身上少了一種氣味。令人作嘔的塑膠氣味……那陽具是假的。妳沒有這種嗜好。我確定。恭喜妳。

女攝影師 我接受……角色對調？

囚犯 興致來了？

女攝影師 如果你／

囚犯 ／正式開始。

**兩人對調角色。**

攝影師 第幾次？

女囚犯 我記不得了。

攝影師 天亮之前.....妳做了第一個動作，在自己身上。

女囚犯 後來呢？

攝影師 第二次、第三次.....在他身上。

女囚犯 噢，聽起來真可怕！我應該張大眼睛、發抖，還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攝影師 隨妳高興，如果妳控制得了。

女囚犯 我試試.....失敗了.....從一開始就搞錯角色、情境。真糟糕.....

攝影師 簡單一點。再試試？

**她再次嘗試進入情境。**

女囚犯 算了.....我沒有那種天份。

攝影師 接下來呢？

女囚犯 繼續。

**她以本色演出、閉上眼睛。**

女囚犯 很冷.....現在是冬天？一定是冬天。難道我在一座冰庫裡？誰把我丟在這裡？我從來就不喜歡冬天，那讓我覺得老。我今年幾歲？17？23？還是39？51？68？我不能控制。有人很高興，他們終於擺脫童年、離開哪裡.....寧願進入一座迷宮裡，可能誰也走不出來。這還是值得高興，不是嗎？我很高興、我應該高興.....

**她流淚。**

攝影師 2003 年的夏天，妳到了哪裡？一座島上？一座陌生的島。妳一個人？  
不可能有人坐在妳旁邊。妳受不了。

女囚犯 第一次……終於……我覺得很興奮……但是沒跟任何人說……除了一個女人，一個陌生人。

攝影師 妳記得她的樣子？

女囚犯 一片模糊……總之一定不像我……一定不能像我，那太刻意了、一個惡意的玩笑。我可不是什麼虛擬的玩具……我是嗎？

攝影師 我不方便回答。我只是個拿著相機的人，除了作些設定、按下快門，什麼都不懂。我是個一無是處的廢人。

女囚犯 你愛上我了？你應該愛上我……如果我願意是個玩具？

攝影師 我不適合妳。

女囚犯 你的手、手指……那是我的手指……一雙漂亮的、一點都不過分的手……

攝影師 妳想太多了。

女囚犯 想？我從來不想。那不是我擅長的。

攝影師 我也不行。

女囚犯 你的眼睛……有人在看？

攝影師 我知道。

**多彩光影流動。**

## **八、列車上的女歌者／來路不明的男演員**

**列車上。**

女歌者 來一根？.....還有多久？希望不會太久.....這份報紙我已經會背了，一字不漏.....昨天晚上我在餐桌前，一個人，我以為只有自己。除了那老服務生之外。他站著、坐下、站著、再坐下。我覺得他在等什麼？我有那種預感。你不信？今天晚上你會看到。你會去嗎？沒有吃晚餐的習慣？不可能。你是那種需要準時吃飯的人，我錯了嗎？我盡量不看窗外.....

男演員 這是我第幾次搭這輛車？來來回回太多次了，有時候醒來以為自己在某一座城市，下一秒感覺不對勁。太熱了.....或者太冷、太乾、太濕，總之不對勁。後來我發展出一個習慣.....我試著在睡前告訴自己，踏出夢境前，要記得猜測今天我在哪裡醒來？倒數 3、2、1！

女歌者 控制自己的夢境？我倒第一次聽說。

男演員 我不是唯一一個。如果妳想的話／

女歌者 沒興趣。

男演員 妳怕我嗎？

女歌者 怕？用什麼理由？立場？只因為第一次見面、又困在這列車裡？你不是那種需要擔心的男人，我錯了？

男演員 我應該維持我的禮貌。

女歌者 西方人的幽默？我看你不像。不過眼睛總是習慣說謊，你的眼睛是.....灰色的？淺咖啡色？有俄國血統？還是德國人？

男演員 這種事情說不準。不只眼睛，我可以輕易地騙過妳的耳朵。相信我，我有那種能耐。

女歌者 催眠師？語言的魔術師？真有自信。

男演員 難道妳沒想過？

女歌者 想？我該想什麼？所有思緒滑過我的腦子，像條正在溶解的冰川。沒用的，愈來愈熱.....搞什麼，這窗子開不了！

男演員 妳太緊張了.....這不是你第一次登台。

女歌者 你怎麼知道的？

男演員 我看過妳。妳很有名.....沒有人不認識妳。

女歌者 是嗎？你現在不過想討好我.....你怕我這個人，怕我對你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你很擔心、像個迷路的、找不到媽媽的孩子。需要一個新的嗎？

男演員 妳演不來的.....妳不是演員。別自取其辱。

女歌者 感謝你的忠告。真是個好人.....生氣了？

男演員 爲了這種小事？妳未免太小看我了.....

女歌者 真抱歉。

### 陳舊音樂下，雙人嘉年華會。

男演員 這列車怎麼搞的？現在是 1960 年代？

女歌者 假如你願意的話.....有何不可？

### 兩人輕舞。

男演員 一部黑白電影.....應該在個神祕的異鄉，他們第一次見面.....但是沒有愛情.....

女歌者 那可是必要元素，我一點都不能忍受.....沒有愛情的電影？

男演員 一只皮箱、一把手槍、一副墨鏡、一雙高跟鞋、一列火車、一間破舊的廉價小旅館.....

女歌者 缺了什麼？

男演員 在背後追擊的殺手？

女歌者 亡命天涯的黑色鴛鴦？

男演員 這情境永遠成立。

女歌者 我唱歌……一個準備登台演出的女歌手。開場。熱切掌聲後，時間滲進我的喉嚨裡……那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當然是！我站在自己的身後，看著台上的那個女人、用右手拿著麥克風，發出聲音……她也看見我了！我確定！我們心知肚明，兩個幸運的女人。如果她不想唱了，我就接著。觀眾一點都聽不出來……那是我和她的遊戲、只有我們。

男演員 妳該看看醫生……沒有惡意，這只是個理所當然的建議。

女歌者 她就是我的私人醫生……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太失禮了……

男演員 一點都不會。妳應該這麼做。找點事情做。

女歌者 該不會／

男演員 這可不是一齣鬧劇。

女歌者 你怎麼確定？

男演員 演員的職業判斷。

女歌者 演員？一點都不好笑……你演什麼？哈姆雷特？馬克白？還是特利戈林？

男演員 妳喜歡的……哪個角色？

女歌者 我不看戲的。我不喜歡劇場。

### 列車經過隧道，光影閃爍。

男演員 一個孩子……我聽見了……他叫著妳的名字，這是他學會的第一個詞。

男孩還是女孩？他／她死了？

女歌者 你到底是誰？誰派你來的？

男演員 這只是一場巧遇、或者一場夢？我不能確定。

女歌者 一場夢？不可能！……用力打我一個耳光……不，抱著我、我要感受你

嘴唇的溫度……抱著我！抱著我！靠近一點……我……

男演員 辦不到。

音樂流瀉。

## 九、間隙之外的虛擬混濁情境

女演員 滿意了嗎？

作家 我說過了……我不想再見到妳。

女演員 噢，你開始抖了？用不著擺出那種無所謂的樣子……你知道我在說什麼。要我可憐你嗎？我可以。絕對可以。大可不必求我，我不是……這肉太生……我以為算好的……這種事誰也說不準。我只是個業餘的廚子。

作家 從哪裡學來的？這種口氣和姿態？從來沒見過。

女演員 這次是即興演出……我演了多久？演得好嗎？你以為我在意？……我應該在意，這是我的職業、我的希望、我的夢……又來了？你撐不了多久。

作家 可惜我沒有天份。

女演員 來。

兩人繼續角色扮演。

女獄員 看著我的眼睛……把頭抬起來！沒見過你……什麼名字？說話！

囚犯 1211。

女獄員 這號碼不存在。你是哪裡來的？你不應該在這裡，怎麼進來的。你到底  
是誰？

囚犯 我沒有名字。

女獄員 沒有名字的男人……手舉起來！看著我……最後一次，你叫什麼名字？

囚犯 我沒有名字。

### 情境轉換。

警探 妳換了一張臉。

女殺手 這很正常。我有這個需要。你老了。皮都鬆了。

警探 我知道。爲什麼回來這裡？

女殺手 這不是我能決定的。

警探 妳可以。妳不想。

女殺手 你問錯問題了。

警探 開槍。

女殺手 下雨了。

警探 我沒聽到雨聲。

女殺手 我聞到了……潮濕的、泥土的氣味……哪裡傳來的。

警探 外面艷陽高照。

女殺手 會下雨的。

### 情境轉換：醫生用打字機打字。

化粧師 你不適合藍色。

醫生 最後一份報告……三分鐘。



化妝師 真可笑。沒有人會在乎的。除了一些多餘的嘆息，什麼也不會留下。

醫生 可能有個偵探。

化妝師 偵探？別傻了。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另一個女人？

醫生 沒有什麼女人。

化妝師 我不是唯一一個。

醫生 別裝出一副受傷樣。

化妝師 還有多少？

醫生 30 秒。

化妝師 29、28、27、26、25、24、23、22、21、20.....10、9、8、7、6、5、4、

3.....

醫生 還沒決定？

化妝師 白色？還是黑的？

醫生 灰的。

**化妝師為醫生上妝。**

**光影閃爍。**

**情境轉換。**

**女攝影師為神父照相。**

女攝影師 你讓我想起一個人。

神父 右臉？那左邊呢？

女攝影師 完全沒有。

神父 半邊的記憶？

女攝影師 太久了.....我甚至不能確定這是不是個記憶。

神父 妳編出來的？

女攝影師 眼神……那棵樹在搖晃……幾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我都聽見。

神父 那只是些殘渣。

女攝影師 偏執狂。

神父 我？

女攝影師 沒有禮貌的人……我說的是我。

神父 妳一定從來沒進過告解室。

女攝影師 沒有那種需要。

神父 這機器能捕捉什麼？妳相信照片？

女攝影師 一點都不。那不過是些草稿。我喜歡蒐集這些草稿，那天興致來了就和自己玩玩遊戲。

神父 一個人躲在暗房裡？

女攝影師 以前是。

神父 現在呢？

女攝影師 你覺得呢？這可不是什麼告解的場景。

神父 抱歉。

女攝影師 你呢？爲什麼答應做我的模特兒？

神父 我想看看妳。

**聲音、光影急速閃動。**

**兩人不斷「嘗試轉換角色」，陷入癡狂。**

## 十、殘像：紅色羊水中的十三個月亮

作家 不對、不對、不對……我看不見……不應該是這樣的……他沒說過這句話、她穿的是另一件洋裝……紅色的、藍色的、還是白的？一定是白的，我記不起來了……全都忘了，怎麼可以……這不可能……我寫的是什麼顏色……什麼款式……款式很重要……我聞到了……那是什麼氣味……哪裡來的……

女演員 沒有什麼氣味。或許是你自己身上發出來的……但是照理說人聞不到自己的味道，那太古怪。

作家 妳走……妳來……妳把我當成誰？我看得一清二楚，妳的每個思緒、任何動作……眼睛眨動的速度……都在我的算計之中。妳是我的……今天幾號了？我得完成這一段、這一章，至少這一頁……一切照著進度走……我從來不拖延……從來不……我不給自己這種機會……我……妳為什麼還在這裡？妳一直打斷我……妳是誰派來的？

女演員 一個秘密組織。這不是你希望的嗎？一齣晦澀的偵探劇。我穿上黑色風衣、戴起墨鏡……腳上這雙紅色高跟鞋……不論我在哪齣戲出現、換了什麼名字、對手是誰，我永遠穿上這雙鞋。但是你註定失敗。

作家 我已經習慣了……這是我的算計……我就是不喜歡一個有頭有尾、完美的故事。那讓我想吐。

女演員 幼稚的孩子。未免太過任性。你太幸福了，你擁有太多東西。不知感恩的渾蛋。

作家 是妳？妳把我關在這裡？一定是妳，除了妳沒有別人、沒有任何人來探望過我。沒有人進入這間地下室……腐敗的地下空間……這裡沒有過期的、酸掉的牛奶，或是一堆長了白蛆、發臭的生肉……妳很失望？哪天我一定得挖出妳的雙眼，我告訴自己……

女演員 我可以不顧一切坐著不動，等你切下第一刀.....把它當作你的調情。

作家 哼.....我可沒這種癖好，我寧願讓妳在沙漠裡不停奔跑、只爲了躲一顆來自遠方的、莫名的子彈.....這樣有趣得多。

女演員 隨你高興。

作家 真榮幸.....

**長沉默。**

**作家像個孩子。**

女演員 你的頭髮該剪了，明天我幫你？

作家 帶我去坐旋轉木馬.....妳答應我的.....我等了好久.....

女演員 我知道.....這次我一定會。

作家 不准騙人。

女演員 騙人的是小狗。

作家 妳才是小狗.....

女演員 親一個。

作家 不要！

女演員 算了！

**他吻了她，長久。**

女演員 我的孩子.....我演得好不好？

作家 媽媽.....

大雨，牆面滲入陣陣大水，漸淹沒舞台。

女演員 告訴我……我究竟是不是你寫出來的角色？

作家 我愛妳。

音樂下，歌曲〈十三個月亮〉。

兩人輕舞。

天上據說十三個月亮 逕自轉旋未曾遇見遑論愛戀  
哪個情境都破鏡重圓 如此浮誇以致天真浪漫都不嫌  
短信告訴他在第幾象限 你披上風衣留低一只皮鞋  
來吧去吧未知當下從前 都預感聲線必然斷裂  
拖著那條紅色尾巴張牙舞爪 雪地馳騁華爾滋或一人探戈  
誰說無人分辨

盲了究竟花火迸現 殘了再缺缺乾涸之血  
誰不願切下眼耳鼻舌交換呢喃 那樣振聲有詞機智蔓延  
傻子癩了吃吃竊笑 浮印蝙蝠們碎裂紅眼  
不過三年五年 擁起殘壁斷垣

忘卻通關囁語即可秘密交媾 故作可憐  
來吧神人們一再戴上面具 絞入七情七孔七晝夜  
終令稠密氣息乍現 只得交換面具和鞋

他們各自戴上氧氣罩，漂浮於紅色羊水中。

天上出現十三個月亮，倒映。

**劇終**